

烟花夕拾

瓦雷利的诗句“起风了，只能这样活下去”，是对原著和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公平实却很倔强的爱情故事最好的注解。

## 《起风了》：平实却倔强的爱情故事

■ 吴玫

如果将我看宫崎骏的动画片《起风了》与我读堀辰雄的小说《起风了·菜穗子》的顺序颠倒一下，若有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将《起风了》或者《菜穗子》改编成影视剧，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影视剧要求5分钟一个小高潮10分钟一个大高潮，无论是《起风了》还是《菜穗子》，都是平淡而静水深流的作品。

仅以《起风了》为例。叙述者“我”是谁？从哪里来？堀辰雄都懒得给他一个名字，在小说里始终让他以“我”这一人称代词出没在女主角节子的身旁。

翻译家陆求实先生在他评论《起风了·菜穗子》一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初接触堀辰雄，经由他纯洁、透明、静秀的文笔，得出的关于作者的印象是一个秀气文弱的书生模样的青年，及至扩展开来读到更多有关他的原文资料，方惊风火扯，原来他是这样一个浑身染着尘世烟火气的活生生的人。”陆先生的一番话，惹得我又找出刚刚读罢的《起风了·菜穗子》翻读起来，边读脑子里边翻江倒海：既然在生活中是一个满口“俚俗俚语”的“粗人”，一旦拿起笔来，堀辰雄一定会为自己心爱的角色创设一个个纯净、优美的故事背景，为什么？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解释书里书外大相径庭的堀辰雄，或许可以用“互补”一词来概括；而“从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污浊的东西中将美的东西拣选、提取并表现出来”（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评价堀辰雄），则一语中的了堀辰雄的艺术主张。经由堀辰雄的拣选和提取，“我”与节子的相爱、相守直至阴阳两隔的故事，犹如

他们在小说中盘桓时间最长的高山疗养院的白雪，冬天了就呼啸而来，春天了就融化于水只留下美的痕迹。

唯美的堀辰雄，为什么会选择法国诗人瓦雷利的诗句来做书名？诚然，“起风了”这句诗里没有情绪色彩，然而，知道紧随“起风了”的诗句是“只能好好活下去”后，谁还敢说“起风了”只是在平静地状物？况且，小说中出现完整诗句的场景是这样的：节子在野外写生，起风了，风吹倒了画架，节子画到一半的画因为颜料没有干透沾上了草叶。节子颇觉惊慌，但“我硬拽住了你，不让你从我身边离去，仿佛此刻我不想失去任何东西似的。你听凭我拽着，并没有挣脱”，所以随之吟出的“起风了，只能好好活下去”，就被堀辰雄寄予了这样的意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意外，“我”和节子都会互相硬拽一路走好。

于是，当节子因为肺结核不得不离开父亲住进高山疗养院，“我”义无反顾都陪在了节子身边；虽然能画一手很不错的油画，但肺结核将节子羁绊在了病床上，两个原本生机勃勃的青年人活动空间就只剩下了病房，但他们好好活着，并因节子病情略有好转而兴奋，又因节子病情反复而忧愁：“她那高高的额头，已经显得很镇定的眼睛，抿得紧紧的嘴唇——我似乎觉得，节子的面容丝毫没有变，而且比平时更加坚毅了。而我自己呢，我不禁觉得，自己反倒像一个孩子——平白无故却害怕到了极点。接着，我陡然变得像只泄气的皮球，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板上，将脸贴在了床沿，而且长时间紧紧地贴着。”

哪里会平白无故地害怕？节子死了。这就是小说《起风了》！一本特别适合读者边读边向隅而泣的唯美小说，也是一本因

缺乏影视剧必需的高潮会让编剧很无奈的小说。

只要宫崎骏看中的题材，就能被他成功地搬上银幕。面对几乎波澜不惊的小说《起风了》，宫崎骏的办法是添加一个长长的“序曲”——电影《起风了》总长2小时5分钟，这个“序曲”则占了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女主角菜穗子——宫崎骏的《起风了》起用了堀辰雄另一部小说《菜穗子》女主角的名字——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男女主角凑巧在同一列火车上时遇到了地震，男主角帮助菜穗子回家，从而有了第一面之缘；一次是多年以后菜穗子在野外写生时遇到大风，男主角抢回了差一点被大风刮走的太阳伞，两人因而重逢，为不久以后的相爱相守做好了铺垫。两场戏，虽决定了整部电影的情节走向，也只占用了电影前1个小时中的几分钟，那么在剩余时间里宫崎骏都为电影《起风了》安排了什么内容？

为了将堀辰雄的小说搬上银幕，宫崎骏在其中揉入了零式战斗机的设计者堀越二郎的人生故事，因而在电影的前1个小时里，我们看到了堀越二郎将梦想化为现实而勤奋努力的过程。1个小时以后，电影才上了小说《起风了》的部分情节：淋了一场雨后菜穗子着凉了，继而被诊断患了肺结核……

那天，在朵云书院戏剧店与读者分享堀辰雄的《起风了·菜穗子》时，嘉宾老六和黑伞两位老师是堀辰雄和宫崎骏的粉丝，他们快乐地在小说和电影之间来回穿梭，感染得我根本张不开口困惑了我很久的一个问题：与原重合度那么低，宫崎骏为何不干脆重起炉灶呢？旧问题还没有答案，新意外更让我大吃一惊：30多年前痴迷过的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电影《风雪黄昏》，竟

然也是根据堀辰雄的小说改编的。

回到家里赶紧上网找到电影《风雪黄昏》，那的确是根据堀辰雄的小说《起风了》改编的青春偶像剧，只是，编剧给了“我”一个名字叫达郎，与节子深深相爱着。1942年，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看到了败相，却还不肯罢休，疯狂地在学生中征兵，并迅速将他们送上战场充当炮灰。在这样的形势下，达郎和节子爱得小心翼翼，生怕天再亮时达郎就不得不上战场。恰在此时，节子被诊断患上了肺结核，达郎抓紧入伍前分分钟秒陪伴节子。离别的日子来临了，深知与达郎不可能重逢的节子伤心欲绝，达郎离去不久，节子便病情加重魂归离恨天……

《风雪黄昏》是一部反战片。只是，反战是《风雪黄昏》添加给小说《起风了》的主题吗？再读一遍小说，我发现堀辰雄是用战争期间日本民众困苦的生活状态来宣誓自己的反战主张的。至于宫崎骏的电影，当我们看到堀越二郎仰望有去无回的零式战斗机和俯瞰满地零式战斗机的残骸时，那一刻，堀越二郎深深的悔意，充满了银幕。

《风雪黄昏》和《起风了》，明明与小说《起风了》重合度不高，两部电影为何都声称改编自堀辰雄的原著？难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患有肺结核的姑娘最后不得不阴阳两隔的故事，是堀辰雄的专利吗？陆求实先生说得好，“《起风了·菜穗子》所描写的情感故事透着一丝凄微哀婉，同时又是那么纯洁、浪漫、细腻、唯美，加之穿越死亡阴影努力求生的柔韧精神，从而成为永恒的爱情经典和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回忆……”，而瓦雷利的诗句“起风了，只能这样活下去”，则是对原著和电影中男女主人公公平实却很倔强的爱情故事最好的注解。

心灵舒坊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里平静的生活让我们的身心更加靠近，忘记了初来时的烦恼，免受了世间的打扰；而重回日常的美好时光又是那么地值得憧憬！

■ 富东燕

那是周六，照例，我和老公带孩子去培训班上课。在等候期间，他接了一个电话，从他逐渐凝重的神情里，我感到了一丝不妙。

“有麻烦了。”挂断电话后，他走到我面前，严肃地说：“我前几天出差回来坐的那趟火车，有个确诊（新冠肺炎）的，与我同一个车厢，我算密接。很可能会被隔离。”

我的心一沉，“去哪儿隔离？居家吗？那我们呢？你接触过的人呢？”一连串的问题瞬间脱口而出。“我还不知道，继续等电话吧。”显然，此时的他已是故作镇定，并从裤兜里默默掏出了口罩。

回到家不久，电话接踵而来。各级防疫部门的电话，属地所在区的电话，街道的电话……一个个电话，一遍遍确认，一通通核实……他仔细回想着自己这几天的行踪；我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孩子们感到莫名其妙，不踏实地干着手里的活。

最终的结果是：老公这个密接，以及和他一起生活的我和孩子们，和他吃过一顿饭的公公婆婆、来我家串过门儿的好朋友一家、和他在单位工位最近的两个同事，统统要被带到所在区的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

突然降临的消息，让我们顾不得想太多，遵守国家相关规定是肯定的。我拿出大行李箱，迅速收拾起东西来，孩子们也按照我的指令，收拾着各自的日常所需。

巧合的是，我查询了一下，那个确诊病例被发现的当天，全国只有一个确诊病例。

傍晚时分，我们被分批拉到一个陌生的酒店，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登记、测核酸、讲注意事项、带我们进房间。房间很大，有里外两间，免去了大女儿无法安心写作业的担心，不过房间的窗户朝北，不容易见到太阳，从窗户向下望去，可见一个小池塘和几条鱼。我们和老公因“级别”不同而区别对待，他自己住单间，我和孩子们一间。

“妈妈，下面的这些鱼，也是在隔离吧？”小女儿望着窗外，问道。“也许吧，但看起来它们心情还不错。”

尽管第二天，我们便收到了核酸检测“阴”的结果，但我们起初的日子过得并不“安”。老公说，他还是被各种电话占据了大部分时间，防疫部门的提问、公司应对方案的汇报、亲戚朋友的回复和解释……他耐心地解答着每一个问题，试图尽快让这“杂乱无章”的一切明朗起来；小女儿的心情好像不大好，她更想到外面去跳绳、踢球；平时一向心态好的大女儿，也撅起了嘴巴，因为她刚刚意识到，即将小学毕业的自己，会错过拍毕业MV、毕业照，六一联欢排练；于我，也陷入了焦虑，怎么安心工作？和孩子们能做些什么？

事实证明，时间能解决任何问题；事实还证明，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人的适应能力会迅速增强。

大概从第三天开始，日子便随着每个人心情的好转而得以逐渐平复。老公的日常工作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云办公、云开会、云传播……一个人的工作环境，反而让他的工作效率更加高效。老公说，“因为知道家人就在不远处，所以心里很踏实。”

小女儿也慢慢变得不那么焦躁，她说已经熟悉这个环境了。她给楼下池塘里最喜欢的那条小鱼取了名字，叫“国王”，并经常观察“国王”的生活起居，与它对话。我给小女儿列了15件日常可以做的事，包括看电视、上网课、写算数、捉迷藏、涂鸦、和姐姐疯玩、过家家、练健美操……她一没事做了，就去看看纸上写的这些事情中，有什么想做的。

大女儿的生活，貌似改变不大，依然是学习。每天通过微信，接收老师布置的各科作业、各种试卷，次日清晨拍照上交。比较欣慰的是，这里可以帮忙打印，省去了她抄试卷的烦恼。同时，平日几乎无暇看电视的她，可以在空闲时间，和妹妹看看电视，或是疯闹一阵。

我在完成了手头的两篇稿件后，便开启了彻底陪伴孩子的模式。跟着她们一起上网课、一起攻克作业中的难题、一起看电视、一起学新歌、一起画画、一起做运动、一起捉迷藏……更让我觉得省心的是，不用发愁每日三餐吃什么。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里平静的生活让我们的身心更加靠近，忘记了初来时的烦恼，免受了世间的打扰；而重回日常的美好时光又是那么地值得憧憬！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在这段日子里，为我们的安逸生活，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隔离结束的那天，酒店给我们准备的是小枣馅儿的粽子，我吃了一个，味道不错。吃完这顿晚饭，意味着我们长达16天的隔离生活即将画上句号。

回首望去，未有丝毫抱怨，只感觉：每一次经历都是收获，每一段记忆都值得珍藏。

每一次经历，都是收获

初夜

## 并容偏覆

■ 冉学鸿

唐人杜牧任澧州刺史时，馆下有塾师李宣古，是当地人，风姿俊美，又工诗文，诗名显因而性谄谀，与人言语多含讥讽。李宣古这一点，杜牧甚是看不惯，但又有些许无奈。这须先理清二人的关系，先说杜牧，名门之后，祖父乃德宗朝宰相杜佑，杜佑的另一个孙子杜牧更有名，意即杜牧为杜牧堂兄，而杜牧还有个表兄弟叫李商隐，晚唐最有名的两位作家都是他自家人；再讲李宣古，他与杜牧似无交集，但他有个堂兄李群玉很厉害，亦为晚唐著名诗人，人称翻版的白居易，杜牧与他一见如故，对其才华赞叹不已，曾作《送李群玉赴举》，极力推荐好友入仕。

在崇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文人圈子里，在杜牧府打工的李宣古，多少能藉堂兄几分荫护，加之生性放浪，难免言行出格。书载他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最后竟当客人面戏谑东家，数次使杜牧颜面尽失。杜牧一次大怒，故意使人折辱之，令其卧于泥中，衣冠颠倒。还是杜牧的夫人岐阳公主看不过眼相劝，大意是讲若这样使老师失脸去师道尊严，孩子们又怎会好好跟老师读书。说罢即遣人扶起，更以新服，并重新设宴致歉，同时命李宣古为诗以弥缝之。李为公主品格感动，当即赋诗一首：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劳。片刻之间，得韵而就，举座莫不叹李氏才学。后来杜牧二子皆中第。人曰：非母贤待师，不足成其子。

李宣古恃才，岐阳公主重德，而赢在最后的还是德。

## 家园

徐建军摄



每当我将衣服挂上晾衣杆、穿上晒好的衣服，母亲的笑脸就会在阳光的映照下出现在眼前，那一刻，无论多么疲惫，我也会感觉到像儿时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又安心。

幸福

## 阳光下的暖衣

■ 寇政华

今年初夏，落雨纷纷，天气虽然清爽，但好似又夹杂了一丝微凉。

几场暴雨过后，营区里万籁俱寂，仿佛只能听到屋檐边雨水滴落的声音，窗外树叶尖上的雨珠，也在正午的太阳下显得晶莹剔透，它们仿佛时刻在提醒着我，风雨已去，艳阳初晴。而我像母亲一样，将衣柜里堆了许久的衣服拿到室外，铺挂在灿烂的阳光里。“晒一晒衣服里的寒气，穿起来会感到特别温暖。”此时，我的眼前浮现母亲站在阳光下晾晒着衣服，回头对我露出慈祥笑容的样子。

小时候的我，总喜欢迫不及待地穿上刚刚晒干的衣服，倒不是因为爱干净，而是贪恋那贴近皮肤的暖烘烘的感觉，和带着阳光氤氲的气息。这时，母亲就会宠溺地摸摸我的头，然后用她温暖的双手替我整理着衣服，哄着我说：“外面阳光正好，穿着干净的衣服，一整天都是好心情。”而我也开心地回应母亲，并紧紧地拥入她的怀中。

在我的记忆里，晒衣服已然成为母亲生活

的一部分，当一缕暖阳射进窗扉，母亲她就会抱着一叠厚厚的衣裤走向阳台，将每件衣服铺开，一只手熟练捏住衣服的一角，轻轻往上一甩，另一只手抓住另一边，接着两手一张，一件衣服便稳稳当当地挂在了晾衣杆上。当夕阳西斜，母亲便又走进阳台，开始收衣服，而我也站在母亲的身旁，期待着她为我穿上一件刚刚晒干的暖衣。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母亲收着衣服，暖洋洋的红日余晖映在她的脸庞上，好像所有的美好记忆都定格在那一瞬间。

多年以后，参军入伍的我每每思及此景，心底总是泛起一片暖流。“知道你今天回来，这几天就趁着天气好，把你的便装都拿出来晒一晒……”不管我何时休假回家，母亲总会提前晒好我的衣服。穿上它们，儿时熟悉的味道又再次涌上心头，像刚出炉的蛋糕，又像刚熟透的苹果，闻着这种味道，心中的焦虑与疲惫仿佛顷刻间烟消云散。

一天深夜，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我准备返回宿舍，当我向窗外望去，发现不知何时外面又下起了雨。我举着伞走进雨夜之中，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风夹杂着雨水拍打在我脸上的时

那份寒意。不停打着冷战的我，想起家里晒得暖烘烘的衣服，忍不住给母亲发了条信息：“妈，今晚有点冷，您在家多注意保暖。”

“我看了你那里的天气预报，今天抽空晒晒衣服。穿得暖了，心也就安了。”次日清晨，收到母亲的信息后，我便在午休时抱着衣服出了屋。

手中的军装在暖阳下显得很醒目。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衣服挂起，一下两下三下，轻轻地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随着拍打悄然飘落，在阳光下发出点点亮光。

午休结束，我迅速起床，来到室外换上晒过的衣服，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来袭”，心中特别莫名的踏实。“外面阳光正好，穿着干净的衣服，一整天都是好心情。”母亲当年的叮嘱又再次在耳畔回响，同时我也紧紧地抱住了自己，努力回味着童年时母亲怀中的那份温存。从那以后，晒衣服便成了我在闲暇时光中最喜欢做的事。

如今，每当我将衣服挂上晾衣杆、穿上晒好的衣服，母亲的笑脸就会在阳光的映照下出现在眼前，那一刻，无论多么疲惫，我也会感觉到像儿时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温暖又安心。